

神话新探

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神 话 新 探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编 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山 骑 王克勤 邓敏文 杨亮才
段宝林 郭 辉 陶立璠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夏文琦
封面设计 钱大喜

神 话 新 探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重庆印制 印刷 **新华书店** 重庆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25印张 40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书名 10115·684 定价 3.40

编 辑 说 明

神话，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是各民族文学艺术的土壤和母胎。许多年来，对它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同志们深感兴趣的课题。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举行了首次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它也是一个新起点。

会议集中讨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在中国神话学中的地位问题；

二、关于神话的界说问题；

三、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特点问题。

这次会议，共收到寄自全国各地的神话论文近百篇（约一百五十万字），我们从中评选出五十篇（约七十万字）作为这次会议的正式论文，并统一打印出来，在会内会外征求意见。会后，由作者再次压缩修改，使文字压缩到现在的四十万字左右。许多作者还补充了新的观点和新的材料。另外，贵州人民出版社亦收到关于神话研究的一些稿件，因其数量一时不能成书，而论文成果又以及早发表为好，故该社选了

两篇有特色者，一并编入本书。所以，这个论文集子，实际上是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成果的浓缩，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史上具有总结性和开拓性的意义。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北京

目 录

编辑说明

-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神话学 贾芝 (1)
马克思、恩格斯神话观试析 (蒙古族) 张铭远 (19)
论神话 黄惠焜 (32)
神话究竟是什么 (侗族) 邓敏文 (44)
神话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秦家华 (56)
试论神话的幻想与幻想故事的幻想 杨知勇 (65)
试论原始神话的科学性 周明 (77)
中国社会各时期神话的本质特征 潘定智 (86)
神话的起源 潘明兹 (100)
神话产生于“人类童年时代”的提法不科学 (白族) 王明达 (113)
现代是否产生新神话 郑谦 (119)
谈谈如何看待“新神话”的问题 武世珍 (127)
中国神话内涵简论 李子贤 (133)
关于少数民族神话的传播研究 陶立璠 (145)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原文学”和“西域文学”的共同土壤 姚宝瑄 (160)

- 试论中国上古神话的三大系统 聂金华 (179)
牛耕神话和斗牛风俗初探 李子和 (190)
南方民族神话、楚辞与马王堆汉墓
- 飞衣帛画比较研究 (侗族) 林河 杨进飞 (202)
新疆少数民族神话初探 张 越 (215)
鄂西古神话的新发现 刘守华 (227)
试论中国洪水神话 李景江 (241)
略论射日神话 刘城淮 (255)
天梯神话的象征 张福三 傅光宇 (264)
浅谈神话和人 毕 坚 (277)
结合我国少数民族神话
- 谈神话的“永久魅力” 刘亚湖 (283)
从韦其麟等作家的创作实践谈神话传说
- 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壮族) 郭 辉 (296)
盘瓠神话的始作者 (苗族) 龙海清 (308)
试论纳西族神话的特点 (纳西族) 和钟华 (329)
纳西族东巴神话的形象美 (纳西族) 杨世光 (348)
对纳西族创世神话本来面目的探讨 林向肖 (359)
从白族远古神话看白族族源 (白族) 李 源 (376)
白族龙神话源于自然崇拜 (白族) 赵 槿 (387)
希腊神话与白族神话的比较 (白族) 杨 珑 (399)
洱源西山白族神话与原始宗教 (白族) 段寿桃 (412)
彝族人类起源神话与云南古人类
- (彝族) 罗希吾戈 (420)
壮族《布洛陀》与瑶族
 《密洛陀》的比较 (壮族) 农学冠 (434)

- 瑶族神话类析与猜想 洪 玮 (448)
揭开女神之谜 过 伟 (470)
侗族萨神系神话正误之辨析 (侗族)杨保愿 (480)
论侗族史诗中雷神的形象 朱吉成 (494)
试就《姜良姜妹》与《莎岁》浅谈
- 侗族原始神话和人物传说 (侗族)王胜先 (503)
略论土家族的神话故事 (土家族)彭 勃 (508)
土家族崇虎与虎神话渊源 杨昌鑫 (517)
满族萨满教女神神话初探 于又燕 富育光 (532)
回族与神话 (回族)马文彪 (547)
略论土族的神话史诗《混沌周末》
..... (土族) 马光星 (562)
蒙古族神话传说浅论 (蒙古族)齐木道吉 (568)
简述哈萨克神话和神奇故事
..... (哈萨克族) 穆塔里甫 (582)
论《格萨尔》史诗的神话色彩 徐国琼 (594)
藏族普米族创世神话的比较
..... (普米族)季志超米 杨照辉 (606)
泰勒和弗雷泽的神话学理论 阎云翔 (613)
黑格尔的神话观 蓝华增 (629)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神话学

——对马克思论神话的一段名言的理解

贾 芝

关于目前神话研究出现的分歧，我讲一点自己的看法。
目前出现的分歧：

(1) 什么是神话？是否还应遵照古典学派的观点，把神话的范围限制在远古时代氏族社会到进入奴隶社会初期初民们的作品，下限应当在什么时候？有人认为，下限应到封建社会，有人主张，下限应到次代时期。有的同志认为神话应分为狭义的神话和广义的神话，也就是从汉族的神话看，有必要扩大范围，把传说、历史（神话化了的历史和历史化了的神话）、仙话、志怪等等包括在内，称为广义的神话；

(2) 神话和传说怎样区别？

(3) 神话与宗教的关系：何者在先，何者在后？还是同时产生？以后又怎么样？神话到底起源于宗教？还是起源于劳动？

(4) 今天或将来，是否还会产生新神话？

这些分歧中，我认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

核心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神话的那段名言是否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神话？马克思所说的神话是否只是原始社会的神话而不包括阶级社会的神话？从神话的产生和发展看，也有同志认为“人类的童年”根本不能产生神话；因为神话是产生在智人时代，也有的认为，在科学很发达的今天，人类对世界的奥秘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因而新神话必然还会产生。这些疑问、批评和主张说明，马克思的那些名言似乎不尽能概括我们所面临的中国神话，或者说它是一种古典学派的说法，不完全能解释中国的或今天的一些神话现象，我认为，这些分歧中也存在着对马克思关于神话的这段名言的理解问题。

虽然产生这些分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马克思关于神话和史诗这段名言，今天仍然应当是我们研究神话的指导思想；舍此，恐怕找不到足以说明神话之为物的更科学、更符合于神话的实际状况的论断了。也许可以说，问题还在于我们如何结合中国神话的实际来深入地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这段精辟之见。我不是说马克思的话应被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说马克思关于神话的这段话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依据的科学真理，我们要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研究中国神话解决对神话的认识问题。对于马克思在神话方面的精辟之见，重要的是首先认真体会，不可以轻率地加以否定。

我认为，神话是指远古时代初民们（氏族社会解体到进入奴隶社会时期）出于对自然界的现彖不理解而以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创作的幻想的、虚妄的故事，把他们认为是超自然的力量人格化为神，将自然力和社会力量形象化。后世也产

生了一些神话，这不过仍然是原始思想的非科学的产物而带了阶级社会的一些新特点。

下面我对马克思的这段名言谈一些个人学习的粗浅的体会：我想说三点或四点看法。

一、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是我们观察和理解神话的不可 动摇的坚定基础

只能是从这里出发，并严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剖析神话这个复杂的现象。

马克思关于神话和史诗的一段名言，是建立在观念与物质的关系的基础上，是从艺术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立场上提出问题和阐明问题的。

马克思关于神话的这段名言是一八七五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的，一八九五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

“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为基佐先生下令被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

就是在这时候，在这里，马克思宣布了他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关于意识和存在的关系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又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

或快地发生变更。”

我们都知道，按照马克思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包括艺术在内的“那些更高地飘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也就是离经济基础较远的上层建筑，如宗教、哲学等，最终仍决定于物质生活基础。”马克思讲到神话和史诗的一段话，正是在谈关于艺术与一般的社会发展的关系，与物质生活基础的关系时把希腊神话和史诗作为例子举的。有的同志认为是从文艺观点出发谈神话的，不对，马克思不是从文艺观点出发而是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这个根本性的命题讲到了艺术，从艺术产生的根源这一根本问题上考察了神话和史诗。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发展规律。我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为指针，才能在神话学上有所建树，才能认清神话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其特点。

我国文艺界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神话的茅盾先生，在他的《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序言中谈到他研究神话的经历时说，他过去研究神话是用了十九世纪后期欧洲人类学派的观点，当时人类学派的神话观是公认的神话学的权威。他说：“当一九二五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时仍用了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和消失的一段话……当后来知道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

今天看来，茅盾先生的讲法还是值得注意的。人类学派的“取今以证古”的方法，对世界各地的神话的比较研究，

是很可取的。人类学派对神话的研究是有巨大的功绩的。特别是“取今以证古”的方法，使人们揭开了远古时代的神话之谜。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也是根据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社会生活调查，“取今以证古”，论述了人类的远祖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历史和经验。马克思正是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肯定了神话产生于“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尽管“取古以证古”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完全如实地看到远古人类从蒙昧期到野蛮期的生活状况，毕竟由此推知了人类进步的艰难历程和一般的生活状况。人类学派认为神话是原始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反映，是不错的。当然比之马克思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从艺术与一般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性所揭示的关于神话产生的规律的深刻见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马克思阐述的关于观念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我们研究和理解神话的产生及其特殊成就奠定了—块起步的基石。我认为只能从这块基石上起步，也就是说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神话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来看，否则，我们就会陷于迷惘，或者为自己设下一个自己也钻不出来的圈子。

二、马克思关于神话的产生和消亡 学说的科学性

(1) 科学与非科学是神话能否产生和是否消亡的一个分水岭。

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

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按照马克思给神话下的这个定义，神话和科学相对立，神话是在人类对自然界还完全没有科学的认识的条件下产生的，科学一旦产生就意味着神话的消亡。所以马克思又说：

“成为希腊人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路，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兹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

马克思认为，神话产生在人类野蛮期的低级阶段。那时候，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还处在血缘关系结成的母系氏族社会，靠集体渔猎为生，发明了弓箭。原始人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对于风雨晴晦，电闪雷鸣，日月运行等自然现象不能理解，感到神秘和恐惧，因而产生了自然崇拜和人格化的神的观念。正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所说：这个时期“在宗教领域发生了自然崇拜和人格化的神灵以及关于大主宰的模糊观念；原始的诗歌创作，共同住宅和玉米、面包——所有这些都属于这一时期的。”列宁也说：“恐惧产生了神，神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形式。”然而原始人在艰苦险恶的原始生活条件下要能获得赖以生活的物质财富，不能不依靠集体力量同大自然作斗争，他们不断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企图征服自然力。因而人创造了神，同时又创造了神话。又正如马克思所说：“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

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强有力的影响。”不难看到，神的观念孕育了神话的产生；神话是随着宗教观念的产生而产生的，神话与宗教乃是一对双胞胎。所不同的是：神话是人们“用想象和借助想象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而宗教则始终是要人们向神顶礼膜拜，向命运屈服，神话和宗教始终难解难分，互相渗透，而又各自作为独立或半独立的意识形态向前发展。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宗教一旦被奴隶主或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为镇压人民的工具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宗教徒窃取了人民的神话创作，以未来天国进行欺骗。

我这里不是说神话起源于宗教，从神话的产生和它的内容来看，神话也起源于人类向大自然索取衣食的劳动和斗争，这从许多民族的创世纪的神话中完全可以看到。

神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是原始人对自然力以及社会力量缺乏科学认识的产物，是对自然界的一种虚妄的主观幻想，然而先民们却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是实有其事，因而马克思说希腊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科学的发明，打破了雷神、丘必特一类虚妄的幻想。科学和神话是如此地对立，科学的发达必然导致神话的消亡，即随着自然力的实际被支配，神话就消亡了。

神话与科学的这种相互消长的对立关系，是马克思关于神话的产生和消亡过程的科学性的阐述。

我们在这里要看到，马克思以希腊神话为例来说明有些艺术形式只能产生在不发达的社会阶段。任何意识形态只能产生于适合于它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历史法则

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容动摇的。

那末，神话是否仅仅是指马克思所说的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初民们的这种艺术创作呢？我也认为主要是这个范围，也就是从原始社会到进入奴隶社会（野蛮期的高级阶段）产生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史，几乎都是从这样的神话和充满神话的史诗开端的。在以后的阶级社会中，比如在封建社会，是否也产生了神话呢？对于汉族的“仙话”、六朝的“鬼神志怪”，又该怎么看呢？总的说来，后来产生的一些神话乃是神话的余波，有的是神话，有的不过是含有程度不同的神话因素的传说故事。我认为，关键自然在于科学的发达与否。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原始信仰在民间根深蒂固，多神教和玉皇大帝并存，佛教引进了观音菩萨及其它尊神，道教又继承了巫术。在封建统治阶级和殖民主义侵略的双重压迫下，生产力极端落后，人们处于愚昧无知，迷信鬼神的状况，这就为产生新神话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凡是科学的足迹不到或难到的地方，就会产生新神话。鲁迅说：“中国人至今未脱离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显然，有原始思想，这就是产生神话的土壤，产生神话的思想基础。然而社会制度变更了，产生神话的经济基础一旦被破坏，终究是不能产生上古时代那种神话了，也只能是神话的余波而已。

道士方家鼓吹服药求仙，丹鼎符篆之类，或佛教宣传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等等，自然也如鲁迅所说是“意在自神其教”宣扬宗教迷信害人，固不足取，茅盾认为方士们迎合君主们的求仙心而编造的谰言不能算是神话是有道理的。但民间基于“原始思想”及某些佛、道的影响而产

生的例如：《八仙过海》《白蛇传》的故事该是属于神话范畴的。《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也都保存了一些神话。鲁迅在论六朝的鬼神志怪书时有一段话也可借以窥见“仙话”“志怪”的历史渊源：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自文人者，有出自教徒者。”

再看出于文人者的情况：“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悬殊，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固无常诚妄之别矣。”

你看，文人们关于鬼神志怪的书，都是从民间记录的，而当时一般人也都认为“人鬼乃皆实有”，叙述异事也象记载人间常事一样，无何分别。秦、汉、魏晋时代的人们有时也如同原始社会的人们一样是以“原始思想”来看天上人间。这怎么能不产生新神话呢？

鲁迅所说的“原始思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始思维”。什么是“原始思维”呢？原始人的思维方法，是以感觉为基础的，这种思维方法同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和概括的逻辑思维是相对立的，原始人虽然也要探索宇宙的奥秘，有科学思想的萌芽，然而对周围的世界充满神秘感，不能区分做梦、幻想与现实，因而他们对超自然力量的神、魔鬼，精灵都信以为真，完全混同于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客观事物。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偏僻的山村度过的。原始思想或原始思维方法在哪里普遍存在，我好象生活在一个经常与神鬼打